



離宮別館生民爨
可惜成湯錦綉業

舞榭歌臺動寇讐
年來歛手屬西周

西伯侯脫囚歸岐州



却說西伯囚於羗里將近七年群臣在岐州者商議
贖還大夫散宜生日主公離岐下之時曾言有七年
之厄令群臣子弟不得入朝探訪候在七年災滿然
後方可贖還群臣皆以為然獨伯邑考曰君父久困
於外臣子全無憐念之意忍心害倫大不可也遂携
數從者直出岐州時姬發也武王姬旦也周公向前阻曰
父侯有命不許吾等省問吾兄姑停數月待其災滿
方可迎還伯邑考不從直接朝歌具贖罪之表先見

此平

志

卷

七

不是知
音不與

紂王紂王宣入伯邑考曰。臣父總鎮西方。西方諸侯
稱為仁德。今違忤天顏。囚繫七年。臣痛父囚苦。愿以
身代紂。謂姐曰。此忠孝之士。即令釋西伯之囚。姐
曰。吾聞伯邑考善彈琴。妾欲聞其雅操。大王可令
其試操一曲。然後放回。紂王然之。今取琴與伯邑考。
令歌一操。伯邑考辭曰。臣聞父母有疾。不御琴瑟。今
父囚七年。臣心痛如刀割。焉敢彈琴。紂曰。此皇后愛
汝雅操。不必忤旨。試操一曲。即赦父西還。伯邑考強
推不從。只得受琴在膝。彈之。以求赦父。然自思紂王
無道。因在琴中寓音以諫之。其辭曰。

明君作兮。布德行仁。未聞忍心兮。重斂煩刑。炮烙

熾兮。勛骨粉。蠶盆慘兮。肺腑傾。萬民精血。以灌酒
池。百姓膏脂。以懸肉林。機杼空兮。鹿臺財滿。犁鋤
拆兮。鉅橋粟盈。我愿明王去。讒逐淫。振頓綱紀兮。
而天下和平。

批 然而不也。聆斯聲。又寸腸割。抄

姐曰。聞其曲。音奏紂王曰。伯邑考專刺時政。誹謗王
非。若不除却。此子必助西伯為亂。伯邑考唾面大罵。
淫如賤婦。蠱惑我王。我死青石不朽。但可惜成湯之
社稷矣。又以琴擊姐曰。姐曰。越席而避。紂王大怒。喝
令斬之。姐曰。妾聞聖人不食其子。西伯素稱先知。
可將伯邑考醢為肉醬。送與西伯。西伯不食。必是先

且一上
天意欲
爾西伯

知聖人斬而勿放。倘其不知而食則亦常人而已。放其西歸，以免妄殺侯伯之議。納即醢伯邑考。邑考罵不絕口。頃刻死于亂刀之下。後人有詩哀曰：

孤身西出岐

萬里探親災

未入姜里城

先登紂王臺

辭琴考志在

擊玉怒心摧

可惜青年傑

化為異國灰

紂王便賣肉醬。入於姜里。時西伯囚繫七年。杜門不出。鎮日獨演伏羲之卦。忽一日有怪鳥鳴于庭前。西

伯即演卦象。便知當損一子。顧謂從者曰：數日以來，

心驚肉戰。吾慎長公子。即伯邑考也入朝告贖。吾罪必中

妲己之計。從者對答未終。忽報王使至。西伯迎接入

堂。使者呈肉醬曰：王上以侯伯無甚大過。拘於僻城

數年。故特賜奇味。不日將復詔西歸。西伯接肉在手。

心知是子之肉。然又知妲己試挾之謀。乃對使者盡

啖其肉。望北謝恩。使者相辭而出。謂其從者曰：世謂

西伯有先知之聖子。肉尚不知。而啖之。何足道哉。從

者問其何故。使者曰：此西伯長子伯邑考。因上贖父

之表。彈琴忤旨。蘇皇后命醢為醬。來試西伯而已。從

者歸告西伯。西伯悲號嘔吐。悶倒於地。左右荒忙救

治。始得安起。謂從者曰：吾災將滿。况商王見吾食邑

考之肉。必有釋囚之意。爾等且宜收拾。以伺西歸。又

遣使入岐州。報知伯邑考之事。使者直奔西岐。入見

伯邑考。考曰：王上以侯伯無甚大過。拘於僻城數年。故特賜奇味。不日將復詔西歸。西伯接肉在手。心知是子之肉。然又知妲己試挾之謀。乃對使者盡啖其肉。望北謝恩。使者相辭而出。謂其從者曰：世謂西伯有先知之聖子。肉尚不知。而啖之。何足道哉。從者問其何故。使者曰：此西伯長子伯邑考。因上贖父之表。彈琴忤旨。蘇皇后命醢為醬。來試西伯而已。從者歸告西伯。西伯悲號嘔吐。悶倒於地。左右荒忙救治。始得安起。謂從者曰：吾災將滿。况商王見吾食邑考之肉。必有釋囚之意。爾等且宜收拾。以伺西歸。又遣使入岐州。報知伯邑考之事。使者直奔西岐。入見

伯邑考。考曰：王上以侯伯無甚大過。拘於僻城數年。故特賜奇味。不日將復詔西歸。西伯接肉在手。心知是子之肉。然又知妲己試挾之謀。乃對使者盡啖其肉。望北謝恩。使者相辭而出。謂其從者曰：世謂西伯有先知之聖子。肉尚不知。而啖之。何足道哉。從者問其何故。使者曰：此西伯長子伯邑考。因上贖父之表。彈琴忤旨。蘇皇后命醢為醬。來試西伯而已。從者歸告西伯。西伯悲號嘔吐。悶倒於地。左右荒忙救治。始得安起。謂從者曰：吾災將滿。况商王見吾食邑考之肉。必有釋囚之意。爾等且宜收拾。以伺西歸。又遣使入岐州。報知伯邑考之事。使者直奔西岐。入見

好消息
好是一
易惡消
思惡因
身翻做
一段好
引像

據者據

群臣便將伯邑考之事告知。舉朝哀哭。或議出兵攻紂。迎還西伯者。散宜生曰。長公子多。因不守父訓。故得大禍。今主公厄數已滿。只宜具表贖還。不可與兵以生他變。群臣曰。然則用何物可贖。主罪宜生曰。吾聞商王荒廢朝綱。惟色是務。可選精麗美人十箇。良馬十乘。金寶各十車。遣閔天入商。必能贖出君主。姬發然之。即具已上貢物。遣閔天入商。閔天領貢物。直投朝歌館驛安下。訪得朝中政柄。皆在費仲之手。乃以良馬八疋。金寶二車。美女二名。先見費仲。費仲延入府中。閔天曰。吾主陷囚七年。國中政事盡廢。臣子晝夜悲號。仰望西歸。今以小物敬獻。愿司寇在。主上

物是
西伯
何必十
美

邊。讀一美言。則西伯君臣感德。不沒費仲。忻然受其金寶。曰。大夫次日進上貢物。小官方當保奏。閔天相辭出府。次日即上表進貢。紂王覽罷。宣美人上殿。大悅。曰。欲贖姬昌。十美人足矣。何必更用他物。遂遣使赦出姬昌。姬昌已諫為不可。費仲進曰。姬昌雖有罪過。然已囚七年。西方百姓無主。若不釋歸。必然生變。紂納費仲之言。赦出西伯。西伯即日受詔出姜里。百姓鼓舞。大悅相送出城。西伯入朝謝罪。紂王曰。寡人念卿為西方民主。頗聞德政。今赦爾前罪。賜爾白旌黃鉞。得專征伐。火速西歸。治民無得再違。姬昌謝恩出朝。遂與閔天西歸。後史臣有詩一律。單道周朝之興。

七

在西伯脫厄於羗里之時也

商德滋昏周德昌

脫囚羗里係與云

神龍獨為祥雲起

靈鳳偏因瑞氣祥

他日飛熊頻入夢

此時文豹早亡商

戎衣不舉傳孫子

八百蒼姬作肇光

皇明東屏居士咏史詩云

盛德拘幽國步艱

天心無係獨夫殘

卦辭畢繫閔天入

鐵鉞彤弓一路還

批 孔氏入夢與肉之也

西伯車馬歸至岐州群臣聞知罄國出迎數百里外

滿城百姓牽牛擔酒鼓舞而迎曰今日復見我之父

母矣西伯入朝先謁宗廟再受朝賀群臣諸子各相

問安已畢右班一人忿然奏曰臣觀商辛失政殄絕

人倫吾主無辜而受七年囚繫今者聖駕全歸何不

舉西岐之眾打入朝歌與民除害畢竟此人是誰

西伯侯建臺鑿沼

眾視之將軍辛甲也西伯大驚曰卿何妄發此言商

王乃君也孤實臣也君雖失道臣子當盡守其職豈

敢與兵犯上卿等無得再言伐商群臣皆曰謹尊聖

命於是西伯廣行仁政厚恤下民使耕者付一而稅

仕者世食其祿畫土為牢刻木為吏不動刑罰而民

自勸百姓有男不能婚女不能嫁者則出公錢而嫁

比平川國志

便與造
別

娶之。有老而無子。幼而喪父者。皆給錢帛而賑恤之。於是西方百姓。家給人足。歌頌太平。又令辛甲率壯兵二百名。建高臺於都城。靈臺在陝西野曠以觀災祥。辛甲領命出朝。將要興工。百姓皆曰。父母欲建一臺。何必役兵勞士哉。乃爭先搬泥運木。服役無休。西伯聞知。乃遣上大夫太顛。以酒食親賞百姓。宜誠其誓。停休息。不須急就。百姓聞詔。愈加用力。此臺不日而成。辛甲請西伯觀臺。西伯與群臣發駕。至於臺下。登臨玩畢。慘然不樂。散宜生曰。此臺高大。足可觀望災祥。主公何為不樂。西伯曰。吾欲在此臺下。開囿鑿沼。以備遊覽。今此臺高大。百姓皆為吾而疲。何樂之有。百姓

骨而肉
之骸而
掩之

具地略
燒炙者
忘樣心
腸

在臺下。聞知此語。即便鑿為池沼。西伯下令禁止曰。吾與土木之工。自有士卒。服役爾等。且歸休息。不可再勞。百姓不從。爭先開鑿。至深五尺。忽見枯骨一付。百姓揮拋於沼外。西伯在臺上望見。急問是何人骸骨。軍吏曰。逐年枯骨。不知何方人氏。西伯怵令埋之。軍吏曰。此無主守。何必埋掩。西伯勃然變色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今此枯骨寡人。即是其主焉。得棄之。乃脫短衣。命裹其骨。改葬他所。百姓踴躍拜於臺下曰。吾主恩澤。及於枯骨。我等敢不奉役。即時効力。不滿三日。沼囿皆成。更收麋鹿鴻鴈。魚鱉鳥獸。置於沼囿。西伯大宴群臣於臺上。又以

比平列國志傳

金錢散賞百姓百姓懽喜而指臺沼曰此吾王之靈臺靈沼也古人曾有詩云

沼鑿深深固僻開

經營不日萬民來

要知商喪西周振

須察靈臺與鹿臺

批靈之一字人心以天意

西伯自葬枯骨仁政馳于四方時虞芮二國虞芮即今山西平陽府府州城東百姓相爭界上之田積年不決虞侯乃

遺書與芮侯曰我等有此疑獄難以判決當今西伯

乃仁人君子澤及枯骨西方鰥寡孤獨不至失所若

不朝西伯則不明決敢約大駕相期西入芮侯得書

忻然便與從者會虞侯入於嶠山至岐州界上見農

夫耕于隴上者相讓而遺其畔畔界也二侯召而問之

農夫曰西伯以仁讓為教化我等焉敢爭畔二侯噴

噴稱羨遂驅車馬沿路遍察但是耕者皆相讓畔行

者皆相讓路及至都城百姓往來者男則行左女則

行右年至五十以上者肩不負重手不提挈二侯訪

問鄉民鄉民曰此西伯之教化也二侯安於公館次

日將見西伯天色未明侍立朝外少頃文武百官雍

雍而至士讓大夫大夫讓卿相推相遜序職而入虞

芮二侯自相告曰我等不能躬率教化使民積年爭

訟誠乃小人不若今西伯之教自朝廷以及山野皆

有君子之風我等既為小人焉可輕踐君子之庭乎

與喪閉頭

獨出讓
字于虞
之口便
知後來
世誅單
竟非周
本意是
大開健

即便抽身東回。相辭各歸本國。虞侯以所爭之地。送還蒞侯。蒞侯不受。又送至虞。二國相推不已。遂讓為閑田。天下聞知。咸曰。西伯教化。使人遷善而不自知。真聖人也。相率而朝于岐者。四十餘國。更有彩鳳鳴於岐山。以昭仁政之瑞。後史臣有詩云。

教化默融遠國民

風行艸動總歸仁

朝鳴彩鳳岐山下

靈瑞須昭大聖人

批 看至此處。就有景星慶云。如風雨氣象。

應揚

當時西伯日行仁政。民爭歸順。紂王日行暴虐。民多背叛。時商都城中有民。姓姜名尚。字子牙者。其先祖岳佐禹平水土。虞夏之際。封于呂。姓姜氏。尚其苗裔也。年過七十。家道寂寞。有

經天緯地之才。排兵布陣之術。但時未遇其守清。而不下仕。及紂王恣行強暴。殘虐生民。浩然嘆曰。吾聞君子不處亂世。今商王殄絕人倫。焉可再居此地。乃挈家屬徙居東海之濱。釣魚為生。畢竟如何。

姜子牙避紂隱磻溪

其妻馬氏見其老而不遇。終朝未去。姜子牙今七十以上。竟無顯達。吾請與子訣別。子牙曰。吾年八十。位至封侯。爾且暫守目下之貧富貴之樂。終有在也。馬氏怏怏不悅。一日垂釣海濱。馬氏饋餉。子牙迎而受。餉恭敬如賓。子牙乃按竿垂釣。坐石磯而啖飯。馬氏私視籃籬。並無片鱗。及食釣視之。則其釣不曲。釣但

儲魚發
其趣

直針而已。馬氏怒而讓曰：吾以子為時未遇，其守貧窮。然不知子乃唯唯之士，何足怪其貧落。子牙曰：何謂也？馬氏曰：絲不投餌，鈎不曲。魚從何而得？子將窮困至死，又何尚望封侯乎？子牙笑曰：吾絲不投餌，鈎不曲，鈎不釣。魚驚獨鈎，王侯此非婦人之見所能知也。馬氏曰：雖鈎王侯亦必曲。鈎而得焉，有直鈎而能取者乎？子牙又曰：吾寧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爾暫歸家，再過數年，不遇明王而取富貴，誓不立于天地間。馬氏不對而歸。子牙終日垂鈎，只見民有携老負幼，擔囊挈餉，紛紛西行接踵不息。子牙怪而問之，行者曰：商王無道，苦虐生民，我等欲投西岐以作太

離能

乎百姓。子牙曰：西岐如何太平？行者曰：西伯侯以仁政施於四方，鰥寡孤獨各得其所，為其民者老則衣帛食肉，幼則不饑不寒。四民樂業，艸木沾春，所以吾等欲避商而西投也。子牙聞知，浩然嘆曰：西伯既善養老，吾盍西歸矣。遂收綸竿，挈妻孥奔入岐州。行至潼關下，約有二千餘人，老幼男女悲號不得進。關子牙問其何故，眾民曰：關主以我等為逃亾之民，故拒而不肯放關。子牙問關主是誰，眾民曰：正主太子殷郊。副王乃國舅姜文煥也。子牙遂撥開眾入，直扣關門。軍吏放入，求見關主。關主問曰：汝何人？氏子牙曰：小人乃商都之民，姜尚也。殷郊曰：求見為何尚？吾聞

這說曰
大

良禽擇木而棲。良民擇世而處。方聞今商王失德。苦
虐生民。民不堪命。故投西伯以求樂。此終年。殷郊大
怒。喝令開關。押此一起逃民入商。請罪。姜尚雖被綁
顏色不動。但曰。太子請息雷威。乞容具訴。常云。國以
民爲本。民以食爲先。今商王重斂民財。民間父母凍
餓。妻子不能相保。故欲棄暴歸仁。以求自活。太子今
以我等爲逃躲之民。解還請罪。我等死不足惜。然民
亡財竭。國家豈能獨安。且商王寵妲己。嬖費仲。姜皇
后無罪。見投東侯伯。因諫被醢。太子遭廢。國舅被謫。
此乃三綱殄絕。倫理乖違。公等名呼君父。實皆仇敵。
何自不察。更助無道而殺陷害良民乎。太子默思不

語。姜文煥被子牙說動一遍。放聲痛哭。大罵昏君。實
我殺父之仇。如何更爲守關。卽令開關。放此流民。又
說。太子曰。殿下有君父之義。不可棄職。吾愿西投。求
兵伐商。殷郊曰。我母因妲己而死。梅伯因我而亡。我
亦同母舅。西投借兵。除此賤婢。以削母恨。子牙止曰。
二公皆商家臣子。豈可背叛。况當今未有明王者出。
公等必欲報父母之仇。不如暫守潼關。俟待有兵東
伐。會兵助陣。生擒妲己。以雪前仇可也。殷郊喜納其
言。欲留子牙。子牙辭曰。尚本細民。不足奉承。左右且
商王聞知。必以殿下招亡納叛。得罪反重。殷郊然之。
放子牙下關而去。自是殷郊二人。名爲關王。其實不

談字又
斷頭角

慎檢點。終日專望東伐之兵。以圖報怨而已。却說到
牙行不數日。將至岐州。前見二士峩冠博帶。狀貌非
常。端坐息于道傍樹下。子牙進前長揖曰。二公何方
人氏。其士曰。吾乃孤竹國今在北京永平府君之二子。伯夷
叔齊也。子牙忙拜于道曰。公子何以至此。伯夷曰。吾
之弟兄因讓國而出。欲投于商。商王失政。故處北海
之濱。下世三丘。今聞西伯發政施仁。尤善養老。所以
徒步而來。欲爲西方太平義士。子牙嘆曰。得天下者
得其民。吾知商德喪矣。遂相辭而別。夷齊竟隱岐山
之西。不在話下。且說子牙入于岐州。遍遊都內山川
無一可棲之所。一日遊于城外。見一樵夫問曰。吾乃

遠方細民。漁釣爲生。今聞西伯仁政。故挈妻孥來投
路僻。人生不知何處。可以垂釣。敢煩指引。使漁樵皆
在春風之下。有何不可。樵者曰。此去西南九十里。有
地名曰磻溪。原從渭河而出。此處石壁深遠。林木蒼
蒼。兼有石室。清幽波濤洶湧。乃魚鱗所聚之處。子欲
釣魚爲生。非磻溪不能。以爲長久之計。子牙謝曰。子
試爲我指引。何如。樵者辭曰。吾有老母在堂。採樵爲
活。不能遠出。今隣友亦是漁者。可令引子而行。子牙
曰。感承子厚意。愿乞姓名。以爲他日相逢之誌。樵者
曰。吾家住岐山之西。姓武。名吉。是也。子牙辭謝。武吉
遂携妻子。與漁者。泝渭水而上。次日行至磻溪。果見

石室清幽。波濤洶湧。浩然嘆曰。不緣漁父引。豈得見波濤。遂謝漁者。安居石室。

批 磻字二字後與朝歌字面迥別

子牙代武吉掩災

却說磻溪上有大石。子牙終日立于石上。垂竿而釣。不覺三年之間。鬚眉皓白。並無賢士往來。獨有樵牧之夫。相為隣友。然子牙其守澹苦以仁義之風。化諸樵牧。磻溪前後村中民戶。皆服其化。亦有清高氣象。獨其妻馬氏不樂貧困。一日又詰子牙曰。子言年至八十。位已封侯。今者東遷西徙。寂寞如故。富貴不來。年光屢換。如之奈何。子牙慰曰。吾觀西伯有祥雲瑞

便是活
人的心腸
良人的手

氣三年之後必。有明王至此。汝宜暫守清寒。富貴用指可得矣。馬氏悻悻不樂。一日出釣。磻溪見一樵者扣歌而至。近前視之。乃故人武吉也。姜尚曰。子何至此。吉曰。吾乘閑訪親於前村。因來謁子。尚即收釣。延入茅蘆。煮魚酌酒。以叙故舊。酒至數巡。姜尚熟視吉之相貌。大驚曰。子何神彩俱散。吉曰。主何凶兆。尚曰。昏黑障天庭。非傷他人。則為他人所傷。武吉泣曰。吾死不足惜。但有老母無養。子有何術。幸為私圖之。尚笑曰。死生禍福。皆係於數。固非人力所能遷改。然子倘有事。變即來磻溪。吾當與子謀。議武吉辭謝而歸。怏怏不樂。其母根問因由。武吉恐唬。母氏竟托他故。

一日採樵賣于城中。門吏攔索錢物。武吉曰：西伯之政，關隘城市，但察往來，奸細不收商賈之稅，魚梁水利與民共，而不禁。今吾鬻柴之夫，錢物僅足保身，爾敢背上而欺下乎？門吏大怒，即欲歐吉。吉拔樵斧便打，措手不及，門吏竟死於樵斧傷下。巡城兵馬綁武吉來見西伯。西伯令其供招，武吉即具始末。以上西伯曰：噫！此吾教化未孚，以致奸吏欺壓下民，本當赦爾歸家，爭奈人命為重，亦不治爾償死，但囚繫三年，以贖死罪。衛士即押武吉入于土牢。只見門無鎖，劍不設監司，惟有木刻吏人而已。武吉怪問其故，衛士曰：西伯德教，不以縲紲堅獄以拘罪徒，但有頑民不

此便可
王色

能人
不
能
光
景

尊教化者，止畫土為牢，刻木為吏，罪徒雖欲逃，以其德義不敢虛脫。此西伯仁政所致也。武吉淒然下淚，曰：西伯仁化若此，吾罪雖死無恨，但有老母在堂，旦夕無人侍養，豈能推度三年？衛士曰：汝既有老母，又無弟兄，吾既代爾奏聞，使伊免罪。武吉拜謝不已。衛士即以武吉之事奏於西伯。西伯曰：吾以仁孝治民，豈可囚人之子，而絕其母乎？遂令取出武吉，令其歸家安奉老母，然後赴獄。且誡吉曰：旬日不至，必發兵捉到，決治死罪，不赦。武吉叩頭謝罪，忙拋歸家。時母聞吉被囚，憂惶號哭。見吉歸家，且驚且喜，曰：吾兒焉得逃回？武吉具西伯德政以告。母曰：上既如

此不可違刑。汝宜速赴囚繫。武吉泣曰：吾赴囚後，
之其旨無人奉養。母曰：不必慮。吾織紝足延歲月矣。
武吉不從。自思姜尚言誥，即日投入磻溪。來見姜尚，
求其保身之策。尚曰：吾曾言死生凶吉，固非人力能
保。然吾有一小術，荷子厚愛，不可不施。即在石室，布
一掩星局，縛一草人置於局中。燃燈一盞於脚下。尚
即在石室，足密演神呪。口含清水噴滅其燈。左手望
西伯一招，牽起黑雲掩却武吉之辰。投草人於渭水。
乃告吉曰：汝暫隱于家。七日不出，西伯再不拘于矣。
武吉辭謝歸家。七日不出，待過旬餘。西伯疑吉不至，
群臣皆曰：此乃頑民，重違犯罪，可令衛士捕獲斬之。

其後有

辨列有
以序

以禁覓頑。西伯曰：吾演先天之數，武吉投河而死，其
象已沒。何必搜尋？君臣正議之間，有商都一萬三千
流民投告西伯曰：崇侯虎日與妲己蠱惑商王，剝削
生民，使民凍餒。我等皆無天日，故投賢伯臺下。愿乞
處置。西伯慘然不樂。閔天奏曰：主公廣行仁政，四海
黎庶皆是赤子。今關南堯山之下，即在陝西浦城縣其地廣
潤肥饒，人煙稀少。可遷一起流民於堯山，因其家口
派與田地，使其耕布就食。庶可為民父母。西伯嘉納
其言，即准施行。閔天又曰：商王失德，皆崇侯虎所致。
吾主宜發精兵共討崇邑，與民除去此害。有何不可？
西伯然之。遂令閔天辛甲太顛各引精兵五千，分道

而進自督大兵五萬繼後卽日便出岐州行不數日。三道之兵會於石樓山札下營寨。打戰書入崇時崇侯虎在朝其子崇應彪守國得西伯戰書卽調部將孫鍾姜皓各引五千精兵出拒西伯。二將領軍至石樓山對營下寨次日兩陣對圍西兵門旗開處擁出大將人雄馬壯。盔甲鮮明高叫。悞國之賊何不出馬受戮崇兵視之乃征東將軍辛甲也孫鍾拍馬殺出更不打話直取辛甲。二馬戰上十合不分勝敗太顛架滿弓箭望孫鍾左膊端射一箭孫鍾落馬辛甲輪刀斬於地下。姜皓見孫鍾被斬拔寨殺出辛甲奮力迎敵戰不數合西陣鼓角齊鳴左闕天右太顛雙馬

夾攻姜皓力不能支望本陣逃回西兵乘勢攻寨。皓卽引敗兵尋夜密走入城西兵長驅入崇卽將崇城重圍三匝朝夕攻打姜皓引敗兵入見應彪應彪遂差使入商見父自督將士巡守城池西兵朝夕攻城困至三旬城中矢石將盡糧米頗空百姓有餓死者應彪卽斬爲兩截丟下城外以警西兵西伯觀見急傳令曰此吾德政未孚所以不能攻崇豈可強張兵勢以陷良民卽日發調各寨班師諸將皆曰崇城破在目下主公又何班師以廢前功西伯曰縱使吾得崇城亦不忍見生民被害理合退修德政待其改過來降可也諸將不肯解圍西伯下令有不退者斬

首示衆三軍。只得振旅西還。且看後來如何。

批以德以仁化民爲古移心

西伯侯初聘姜尚

西伯既歸岐州。是夜西伯夢有一熊。自東南飛入殿。陛頃刻侍立座側。群臣各各拜伏。忽然驚覺。乃是一夢。次日以夢訪問群臣。群臣皆莫能辨。獨散宜生賀曰。主公當得賢相。西伯曰。何以知之。散宜生曰。熊本良獸。又生飛翼。其賢可知。侍立座側。百官拜伏。此必爲群臣之表。相君左右者也。自東南飛入殿陛。賢人當出東南。主公宜獵本方。以求賢者。西伯曰。夢寐之事。何足深信。散宜生曰。昔者商高宗夢天神賜其良

猶乃畫賢人之相。遣使遍求天下。果得傳說于版之間。高宗命說爲相。君臣既合。政事修舉。而能中興商室。主公豈可輕夢寐而棄大賢哉。西伯曰。善。乃卜之。因而喜曰。今日出獵所獲。非龍非彪。非羆非虎。其所得者。乃霸王之輔。於是命五百衛士。引九龍車。與數文武。卽日出獵。東南駕至洛谷溪邊。有三五漁者。或釣或網。休息於磐石之上。彈竿擊石。相與賡歌。其歌曰。

憶昔成湯掃桀時

十一征方自葛始

堂堂正大應天人

義旗一舉全無敵

經今六百有餘年

祝網恩波將竭息

懸肉為林酒作池

內荒於色外荒禽

我曹本是滄浪客

日逐洪波歌浩浩

孤釣不如天地寬

鹿臺積血高千丈

嘈嘈四海沸呻吟

洗耳不聞亾國音

夜觀星斗垂孤釣

白頭俯仰天地老

歌罷拍手大笑忽見一簇車馬循岸而至漁家挈竿

而起辛甲聞其歌聲出俗問其何人漁者曰我等海

濱釣夫將軍何來辛甲曰西伯侯出獵爾等何不廻

避衆漁者棄竿拋罟投拜西伯駕下曰俗民不識父

母萬乞赦罪西伯問曰爾等既是釣夫何是歌韻起

俗漁者頓首曰非俗民能歌此韻前去渭濱之西有

白髮釣翁自言遺世之士遁隱磻溪數年常作此歌

以教臣等也西伯顧謂群臣曰賢者固在是矣群臣

曰王公何知西伯曰古云里有君子而鄙俗化今渭

水漁家皆有清高氣味非有賢者所在而何車馬遂

望磻溪而進行至數里又有一起耕牧之夫荷鋤橫

笛互相歌曰

鳳非之兮麟非無

龍興雲出虎生風

君不見耕莘野夫

不遇成湯三使

又不見傳岩子

但嗟世治有隆污

世人慢惜慕賢路

心樂堯舜與犁鋤

竟抱經綸臥空谷

蕭蕭簞笠甘寒楚

當年不入高宗夢

霖雨終身藏版築

古來賢達辱而榮

豈特吾人不遇春

且橫牧笛歌清晝

慢叱犁牛耕白雲

王侯富貴斜暉下

仰天一笑皆春風

西伯在車上聞之撫膺嘆賞謂從者曰其中必有賢

士急宜訪問辛甲復將一起耕牧之夫擁至西伯駕

下西伯荒忙下車曰賢明君子愿與相見俗眼不能

深辨一起細民驚而頓首曰臣等乃僻谷耕牧野人

非是賢明之士西伯曰又何歌韻清絕皆有賢明氣

象細民曰非臣等有此清歌前去渭水溪頭有一漁

翁制此以教臣等也西伯曰其人安在細民曰其翁

絲不設餌釣不曲釣自言不釣魚驚只釣王侯鎮日

垂竿磻溪岸口大王欲訪高賢直至上流可見西伯

登車又行數里將近磻溪不見釣叟遂乃停驂浩嘆

徘徊不已少頃碧岩背後轉出一樵夫扣柯而下山

曰

春水悠悠春草奇

金魚未遇隱磻溪

世人不識高賢志

看作溪傍老釣磯

批 手握絲綸胸藏星斗

西伯視之乃昔日逃囚武吉也左右擁至駕前西伯

責曰吾以爾為投河而死焉敢罔上逃刑武吉頓首

曰非臣敢罔上逃刑此間有一漁翁善理陰陽頗知

真妙

兵畧與臣結漁樵之交。代臣掩災故臣得至今日。乞
望赦罪。西伯驚曰。其人安在。武吉曰。見隱磻溪石室
小臣昨來訪謁。因宿一宵。大王欲見小臣。愿引駕西
伯大喜。遂赦吉罪。令其引駕直至磻溪。却說姜尚三
日以前。仰西伯一道祥雲。漸逼渭。西因知有賢主。至
此。特按釣竿於垂楊岸口。遂隱而不望出。及武吉引
西伯駕至。不見子牙。直到石室。果見林木蒼蒼清幽
雅澹。石泉交接。雲樹相映。須臾有一小童相迎。西伯
與數從臣同步入於草廳。問小童曰。主翁安在。小童
曰。今早有數雲樵之士相邀入山採藥。要在三日後
方返。西伯喟然嘆曰。訪賢不遇。是何孤之不幸也。乃

取紙筆書二十八字。置於琴案曰。

宰割山河布遠猷

大賢抱負可充謀

此來不見垂竿老

天下人愁幾日休

書罷散宜生告曰。昔者湯聘伊尹於莘野。幣聘三至
而後起。欲見賢者。非志誠不能得遇。主公暫退。與文
武沐浴齋戒三宿。再至方得遇此高賢。西伯曰。善。遂
出艸廳。登車而歸。至綠楊岸口。見其釣竿徘徊不進。
又令取筆書四句。命使者送於石室曰。

求賢遠出到溪頭

不見賢人只見鈞

一竹青絲垂綠柳

滿江紅日水空流

批 訪賢不遇定轉多悵

使者領帖回投石室。西伯車馬至岐州。戒令滿朝文武各要齋戒沐浴三日。再至磻溪。辛甲獨進曰。主公以千乘之尊。權轄西伯總鎮。名望著於天下。天下之民。三分而有其二。今欲見一釣叟。發數壯士。卽能捕到。不然。遺書一封。彼必引領赴闕。何必齋戒沐浴。敬之如神明。尊之如父母乎。西伯笑曰。卿何言乎。古人入君子之卿。在車必式。敬賢之禮。豈敢忽怠。於是辛甲亦退齋戒沐浴三日。以備調遣。

西伯侯再聘子牙

紂王十五年歲次辛酉。秋九月。西伯再訪子牙。乃微去戈矛劍戟。獨帶兩班文武將。出岐州。散宜生奏曰。

宜封武吉爲引駕將軍。以彰求賢之篤。西伯然之。遂宣武吉拜爲引駕將軍。令保安車滿輪。先投渭水。武吉謝恩而出。大駕徐徐而進。時子牙疑西伯因獵而至。非有求賢誠心。故隱不出。及見西伯遺下之帖。信其誠心。志篤自思。三日之後。必然再至。乃復出釣磻溪。果見一簇車馬從北而至。子牙端坐釣磯。扶竿不動。西伯駕至溪頭。令武吉先探在否。武吉見子牙獨釣溪傍。回告西伯。西伯下車。與群臣徒步行至溪邊。見其人童顏鶴髮。貌偉非常。卽欲遙瞻下拜。子牙垂竿不顧。乃擊石歌曰。

西風起兮白雲飛

歲已暮兮將焉爲

想他
思度

委絕

西伯端恭立于石側待其歌聲已畢。與群臣一齊降拜。子牙見其恪恭之誠。荒忙投竿而扶。西伯曰。孤乃西方侯伯。姬昌是也。當今商王失政。天下萬民溺于水火。孤不度德。欲極民庶。爭奈智窮仁薄。不足以副民望。今聞先生道高德重。敢屈歸朝。輔孤不逮。實爲天下枯槁之幸。子牙對曰。臣乃海濱細民。素無深謀遠畧。然承侯伯賜問。不敢不盡其愚。當今海內之地。三分。侯伯獨有其二。其爲侯伯獻策者。皆曰可舉東征之兵。而取商家天下。依臣之見。商不可伐。其道有二。西伯曰。愿聞明教。子牙曰。商王失德。殄絕彝倫。人神共怒。四方共知。然侯伯乃祖乃父。皆北面而爲商

家之臣。不可行下弑上之兵。此以道論。一不可也。臣嘗上考天文。下驗人事。商家天命未改。成湯恩澤未竭。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一班賢臣。相與輔弼。兵甲百萬。武夫千群。此以勢論。二不可也。侯伯只宜盡守臣節。增修德政。撫字古民。若夫商穢不悛。民陷既極。一舉吊民伐罪之師。以振順天應人之旅。此時民心離叛。則商都不攻而破矣。西伯曰。善。謹奉教。愿乞先生名姓。以慰懸仰。子牙曰。臣之祖貫本在商都。姓姜。名尚。字子牙。號飛熊。因避商亂。徙居東海之濱。久聞侯伯善養貧老。復遷于此。西伯大喜。願謂群臣曰。飛熊入夢。信不誣矣。昔吾先祖太公嘗言

句法破
年已八十二矣

數十年後當有聖人至此以興吾國然則吾之太公
久望子矣遂拜子牙為太公望因勸登車而歸子牙
苦辭西伯不從並收其家屬載於後車而歸時子牙

感慨

唐胡曾先生咏史詩云
岸艸青青渭水流
當年未入飛熊夢
皇明東屏先生咏史詩云

子牙曾此獨垂鈞
幾向斜陽嘆白頭

清渭蕭蕭白髮翁
得璜收斂絲綸晚

波光明月漾微風
曾未思君到熱中

又史臣咏一律云

渭水溪頭一釣竿
胸藏星斗冲天焰
養老來歸西伯下
自從夢入飛熊後

鬢霜皎皎兩眉蟠
氣吐虹霓掃日寒
避危超出紂王關
造起周綱却不難

後子牙果能成周唐梁肅先生有一律云

一顧成周力有餘

白雲閑釣五溪魚

中原莫道無麟鳳

自是皇家結網疎

世傳子牙釣于磻溪邊之石有脚跡尚在宋賢東坡
蘇先生曾題其石云

聞道磻溪石 猶存渭水頭 蒼蒼雖有跡
大釣本無鈞

有合羞

仙溪

又有一律獨題磻溪云

夜入磻溪如入峽

山頭孤月耿猶在

照人炬火落驚猿

石上寒波曉更喧

唐人梁肅先生有磻溪銘云。

至人無心 與道出處

處則土木

出則雷雨

惟殷道絕 粵有尚父

爰宅于幽

盤桓草莽

天地闔闔 陰陽運行

明極而昏

昏極而明

遇主水濱 謨泰八紘

牧野桓桓

一麾而平

維彼日月 得天而光

維彼聖賢

得時而彰

獨夫昏迷 我乃豹藏

文武作周

我乃鷹揚

大道無休 運用變通

至虛而常

作銘磻溪

古今茫茫

五言律

西伯引子牙歸朝群臣進賀西伯大悅拜子牙為鎮

國大軍師總領內政子牙辭曰臣獻治國三策王能

受納則臣敢任此職不納臣不敢受也西伯曰愿聞

其教子牙曰治國之要一敬天二愛民三親賢而已

西伯曰然則為天下為何對曰王者之國富民霸者

之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無道之國富倉廩是謂

上溢而下漏為國大要不可不知西伯曰善子牙曰

宿善不祥宜行仁政之實西伯即日發倉廩之粟以

賑鰥寡孤獨犬排筵席以宴群臣即以大政一與子

牙評議行得一年之間西方大治時崇侯虎倚紂王

寵愛之勢。不敬父兄。苦虐百姓。百姓投告于西伯。西伯曰：崇可伐矣。遂調辛甲爲先鋒，親出征崇。子牙請曰：臣自出磻溪，未建尺寸之功，愿領精兵收崇回報。西伯大悅，卽許子牙運籌。自督大兵出城，不知勝負如何。

批 爲國裕民經濟語也

子牙收服崇侯虎

時子牙不數日復屯石樓山下。子牙下令戒諸將卒，毋得妄進。先揭榜文於崇侯城外，數崇侯之罪曰：崇侯虎蠱惑商王，陷害百姓，蔑侮父兄，不敬長上。決獄不平，百姓力盡，不得衣食。此所謂爲臣不忠。

爲子不孝，不可爲民父母。今西伯侯親率大兵五萬前來，與民除害。曾誡三軍入城之日，毋得殺人。毋壞房屋，毋伐樹木，毋傷六畜，有犯一件，斬首不赦。爾等崇民，急早出降，免遭途炭。榜文至，示軍民知悉。

百姓見榜，自相告曰：此吾之父母也，相率開城投降。二日之間，崇城百姓三分而降者去二。崇侯虎聞知，大怒，急令姜皓應彪截住四門出城者，亂斬。城中百姓悲啼，鼎沸，爭攻軍吏，突開而出。姜皓應彪不能禁止，及被百姓所傷，逃入見崇侯。虎侯虎荒忙披掛，率將士殺出。西兵列開陣勢，以便廝殺。崇侯虎大罵姬

快哉

昌逆賊我等皆為商家諸侯焉得與兵犯界辛甲聞知更不打話拍馬直取侯虎二人戰至二十餘合子牙麾太顛姬旦雙馬夾攻侯虎措手不及被辛甲活捉而歸崇應彪見父被捉拍馬殺出辛甲按住剛刀架滿弓弦望應彪直射一箭應彪落馬太顛網縛而歸大兵掩殺一陣子牙忙令班師遂請西伯之駕直崇城左右請斬崇氏父子滅其社稷子牙曰不可崇侯虎作亂此來正欲與除暴也焉可覆其社稷西伯然之令斬崇侯虎懸於城下釋崇應彪入之綁立其為後召集崇之群臣安着百姓即令大軍班師崇應彪叩頭謝罪率百官出送西伯曰不勞遠送但宜率德改行愛恤下民母效爾父應彪受命車馬即日西歸此子牙一榜收崇侯為初出磻溪第一之功也後人有詩一絕云

渭水溪頭一釣翁。

謨謀西伯扇仁風。

止憑片榜收崇邑。

能顯先生第一功。

大駕歸至岐州議功論賞大宴群臣過數月西伯有疾宣太公望托孤又謂世子姬發曰商雖無道吾之家世稱臣必當盡守其職且事太公望當如事父睦愛弟兄憫恤百姓吾死亦不為恨又曰見善勿怠時至勿疑去非勿處此三者道之所以處也姬發再受命是夕西伯遂崩年九十七歲後謚為周文

商紂王二十年也。史臣讚曰。

彼美文王德

巍然甲衆侯

際遇昏君時

小心翼翼求

商都三道諫

姜里七年囚

卦發先天秘

易傳後世周

飛熊勞入夢

丹鳳出鳴州

仁風光后稷

德業繼公劉

終守人臣節

不逞伐商謀

萬古岐山下

猶傳西伯侯

又史臣評曰

文王生無道之世。大修仁政。天下三分而有其二。以服事殷。孔子曰。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此之謂也。程子又曰。文王

德似堯舜是也

太公望率群臣奉姬發嗣西伯之位。

後謚為武王葬

父既畢。尊太公望為師。尚父音甫其餘百官各加一級。

君臣協心。繼志述事。盡遵先王之政。四方諸侯皆行

朝貢。當時紂王不理朝政。與妲己朝夜遊宴。妲己乃

狐狸之怪。每譖紂王殺無罪之人。彼則夜吸其膏血

其貌愈妍。一日宴於摘星樓上。時當隆冬。遙見河邊

有數人將渡。二三老者。揭衣涉河。中有後生者。逡巡

不敢下岸。紂問妲己曰。河水雖寒。老者尚敢涉。而幼

者猶自怯冷。此為何也。妲己對曰。妾聞人生一身。得

父精母血。方得成胎。然陰陽道合。要在父壯母盛。故

歸出
順角

比商通
承入

比平川國志傳

歌

生子氣脉充豐髓滿其脛雖至年老耐寒傲冷若然
陰陽交媾父老母衰故生子氣脉衰微髓不滿脛畧
至中年必先怯冷怕寒也紂王豈其然乎妲己曰大
王不信卽將此一起渡河者斬脛視之便知端的紂
王然之卽令蜚廉活捉五人至于樓下一人一斧斬
去兩脛果然老者髓滿少者骨空紂王撫掌大笑曰
卿真神人也妲己曰妾不特能辨老幼陰陽雖孕婦
腹內陰陽妾亦能辨紂曰何以知之妲己曰此亦不
外父母之精血而已夫陰陽交媾之時父精先至母
血後臨是爲陰包陽故其胎爲男若待母血先至父
精後臨是陽包陰故其胎爲女是以知之紂王不信

像

妲己曰大王不信妾言可搜城中孕婦與大王驗之
紂卽令費仲捉得數十孕婦於樓下妲己逐一指曰
其婦生男其婦生女紂令剖孕婦而視之果皆驗應
紂王大喜愈寵妲己自是恣意任爲無所忌憚或斬
人脛或剖孕婦妲己日伴遊賞夜則露其本相吸此
斬剖之血以益花貌一日紂宴群臣於瓊林苑忽見
一狐隱於牡丹叢下紂王急令飛廉射之飛廉曰但
放金籠鵬鳥足可逐之紂卽令開籠放鵬狐被爪破
面遂遁匿沉香架後不見踪跡令武士掘而搜之但
是一大土穴堆積骨骸狐則不見矣紂亦不究是事
群臣宴罷各歸本府不知後事如何

此評列國志事

武王與子牙議伐商辛

却說紂王入宮。見妲己兩腮俱破。以花葉貼之。乃問其故。妲己笑曰。適早被白鶯兒抓破耳。紂亦信之。然不知在牡丹下。爲鷓鴣鳥所搏也。自是妲己之形。夜夜出入宮庭。宦官嬪御多有看見。城中謠攘。司空商容聞知。一日乃進一本。單說雲中子與杜元銑除妖之事。疑惑可信。今城中百姓皆知王宮有妖。大王不信。反斬無辜之脛。剖孕婦之胎。以耗國家元氣。以召災變。臣實重爲國家憂懼。紂王默思不語。妲己恚奏曰。自有摘星樓以來。妾觀天象。並無災異。萬乘之王。殺數小民。豈爲累德。此亦群臣互生異議。紂卽怒曰。吾

斬元銑。有禁在前。爾等又何忤旨。本欲梟汝。老匹夫。姑念爲先朝之臣。何不速退。商容卽解下官誥謝罪。出爲庶人。百官無一敢保妲己專寵。紂王惟言是從。順之者生。逆之者死。百姓入周者。紛紛不息。武王升殿。聞知紂暴滋甚。問於群臣曰。先君姜里之囚。吾兄肉醬之慘。此仇未嘗少置。然先君之命。不敢違忽。今聞商王剖胎斬脛。民陷旣極。欲舉吊民之師。東伐商辛。公等之議若何。太公望奏曰。臣曾對先君有言。不可行下弑上之兵。然商德滋昏。生民陷極。若舉兵東伐。乃代天救民。何所不可。况先君臨崩。曾囑主公。謂時至勿疑。今商命當改。民心西歸。正其時也。東征之

舉不可遲疑。武王大悅。卽令子牙點集諸軍。操兵講武。以備東征。子牙並不謝恩。散宜生曰。古者明王命將出師。必須築壇拜將。親爲奉轂推輪。如此將得其用。所向皆捷。臣等請訪古制。拜將行師。各正言順。武王曰。善。遂令姬奭音辛甲率壯士五百築將壇於城南。高五丈。按金木水火土之數。歷三層。備天地之宜。宜建龍鳳日月之旗。畫九宮八卦之列。又將二萬五千壯兵。分爲五隊。各服五色衣袍。各執五色旗幟。辨按五星。又令二十八將分作四隊。環遶壇下。以按二十八宿。燈燭熒熒。香馥馥。布擺整齊。武王駕龍車。與群臣來至南郊。戒令百官各循規矩。勿得喧譁。武

無敵

王端恭。立於壇下。散宜生執笏進曰。主公先登禱于天帝。然後拜將。武王歷階而上。禱罷。天地散宜生又請師尚父登壇。子牙握衣而上。立於北面。武王請升將座。子牙三辭而後就位。武王親捧金印。降拜曰。商辛失德。四海愁怨。今發兵順天應人。弔民伐罪。爭奈智微畧短。莫知兵道。萬乞師尚父爲發謀之。子牙接却金印曰。天命靡常。惟德是歸。惟愿愛民敬事。其運籌料敵。尚之職也。於是子牙降座。請武王升南面之位。行君臣之禮拜。謝恩。群臣在壇下者各相告曰。今日得見先王拜將之制也。武王下壇。命駕而歸。散宜生曰。拜將之禮雖行。推轂之禮未行。望主公宜盡誠

神

心勿慕虛名。於是武王請子牙中軍之車，雙膝跪下，爲捧車之轂，推車之輪。命辛甲爲引車，駕先行。自與群臣於後。揚揚歸朝，滿城百姓咸皆稱羨。武王升殿，封子牙爲東征大軍師，兼督內外，諸軍事，賜金牌一面，寶劍一口。自大夫以下，斬砍自由。子牙謝恩。武王曰：克商之兵，尚父當用幾何？子牙對曰：東征之兵，止用三萬六千五百人，破商必矣。武王曰：商雖無道，其兵不下百萬，戰將尚滿千員，今尚父以三萬六千之兵，何能克敵？子牙對曰：臣聞用兵之道，不在衆多，而在仁智。今商辛無道殘虐其下，雖有雄兵百萬，諒其必不盡力。主公以堂堂義兵，名正言順，以一當百，勇

氣十倍。况臣用三萬六千五百之名者，法週天三百六十五度之數，自有克敵之術。武王曰：善。卽詔子牙次日操軍，練壯卒，以備東出。次日子牙升帳，召集揀辛甲、尹逸、祁宏、太顛、閔天一班武將，戒令各率本部出於教場，操演韜畧，定先鋒。然後調遣諸將，得令各率本部至教場中，分散屯立第一隊。殿前車騎將軍姓尹，名逸，字存道，青袍鐵鎧，方天畫戟，領兵七千三百。各服青衣，執青旗，屯於東方。第二隊，引車左將軍姓辛，名甲，字繼先，紅袍銅鎧，耿日剛刀，領兵七千三百。各服紅衣，執紅旗，屯於南方。第三隊，耀威大將軍姓祁，名宏，字子開，白袍銀鎧，丈八蛇矛，領兵七千三

卷之二

好子度

唯列屯

非勞空

教事神

百各服白衣。執白旗屯於西方第四隊。鎮西大將軍
 姓闕名天字英美。皂袍鐵甲。九節神鞭。領兵七千三
 百。各服皂衣。執皂旗屯於北方第五隊。鎮國大將軍
 姓太名顛。字守正。金甲黃袍。開山鉞斧。領兵七千三
 百。各服黃衣。執黃旗屯於中。夾子牙綸巾羽扇。升坐
 中車。諸將參見已畢。子牙令秤定鐵甲一付。重計八
 十斤。剛刀一柄。重計一百二十斤。高馬一疋。有能披
 鐵甲。舞剛刀。而飛上高馬者。使掛先鋒之印。諸將唯
 唯列屯五方。軍吏擊鼓三通。紅旗隊下。捨出一員將
 官。眉青目秀。齒白唇紅。眾視之。乃文王之子武王幼
 弟姬叔度也。叔度走向場中。披鐵甲持剛刀。拍鞍求

馬。左顧右盼。鼓角齊鳴。眾軍喝采。子牙大悅。即令

子叔度下馬掛印。叔度正欲掛。忽皂旗隊下。突出大
 將豹頭。狐目。虎背。雄腰。大叫公子留印。待我來掛。眾
 人視之。乃殿前都校尉。覆姓南宮。名括也。叔度解甲
 釋刀。南宮括卽披甲橫刀。揚聲於場內曰。大丈夫支
 二百斤鐵。從容上馬者。何足道哉。乃離馬三百步。踴
 躍數次。飛身上馬。眾皆喝采。稱羨南宮括翻身下馬。
 欲奪叔度之印。青旗隊下。閃出一員大將。狀貌魁梧。
 聲音响亮。高叫二公且勿相爭。此印須待我掛。眾視
 之。乃車騎將軍辛甲也。南宮括卸甲放刀。辛甲本身
 之鎧重有五十餘斤。更不卸下。重披鐵甲。輪動剛刀

此平列司

卷之十一

十一

有

有

有

踴身跳跨馬上左馳右突舞動如飛在教場內週圍
 遊遍一遭衆皆曰此印非辛甲他人不能掛也子牙
 卽以辛甲爲先鋒南宮括爲副將令叔度祁宏爲左
 右翼闕天尹逸爲保駕次日上表請武王發駕親征
 武王留二弟姬旦姬奭與群臣守國卽日大兵出城
 旗旛掩日刀戟橫出浩浩蕩蕩許稱五十萬殺奔朝
 歌行至三日忽有一陣狂風從子牙馬前飛塵捲霧
 而起子牙袖占一課今日當有破商大將從喜曰卽
 西而至衆皆不信行近潼關西北角上有一將年約
 十五六歲身長九尺膊闊一圍肩拖大斧高叫西兵
 且住等我來軍師辛甲懼爲奸細射任陣脚問是何
 人其將曰吾乃西伯侯所收之子雷震也辛甲莫見
 知其故引見姜尚尚亦不知其故奏知武王武王曰
 吾聞昔者先君入商之時因避雨於燕山忽然雷破

棺中女胎得一男子因名雷震莫非此子乎卽召問
 之果是雷震也武王曰汝在何處今日至此震曰臣
 自蒙先君恩救當時有雲中子先生收臣養于終南
 山二十五年終日教臣演習武藝日前吾師日觀天
 象言商命尚改諒主公必然起兵東伐故命臣下山
 助陣臣愿乞一先鋒印掛力破無道武王對顧子牙
 曰此子先君所收亦吾弟也可改爲先鋒印乎子牙
 曰軍冊已定不可輕改但立爲保駕大將軍建功若

多。然後改職武王。然之遂封。雷震為保駕大將軍。兵進屯於關下。先鋒辛甲回稟潼關不開。計進兵子牙曰。關主與吾曾有舊約。兵至東伐。彼要相。汝且按甲勿動。待我修書。招其來降。如不納降。然後進兵。辛甲乃退下寨。不知後事如何。

批 轉捩處多

子牙檄降殷郊助敵

當時子牙即修書遣使上關來見殷郊。郊與姜文煥朝夕操兵講武。專候合同東伐。有哨馬來報西伯武續父之職為西方兵至。未知真實。所以未敢放關。及侯伯故亦曰西伯。得子牙之書。折而讀曰。

尚自違殿。下直到岐州。感西伯恩遇。位絕群寮。今

聞商德滋昏。生民陷溺。惟我主侯。上敬天時。下恤

民苦。築壇拜尚為軍師。大發精兵。前欲東伐。前承

合兵助陣之言。敬有此告。倘殿下憤雪重仇。深憂

民溺。望乞到關會議。共舉征旗。只此直明引領。術

殷郊覽罷。大驚曰。姜尚一貴於此。耶。即日同姜文煥

收拾本關軍冊糧簿。直詣子牙。子牙延入中軍。各叙

款曲。即引見武王。武王受其軍冊。即封殷郊為東征

大將軍。姜文煥為各營都巡檢。大兵遂過潼關。直抵

黃河。黃河守將胡雷聞知。急引弓弩列於河口。以拒

西兵。子牙日督先鋒進兵。辛甲回告請計。子牙責曰

捕得神

逢山開路遇水搭橋乃前部之事。友來問我何計。辛甲曰：船隻已備，但不能當抵其箭。子牙密書數行，字與辛甲領計而歸本寨。即令南宮括領五百船隻，密渡上流，自引數百船隻擺列河下。將至西末，令各船燃起火炬，鳴金納喊，詐若犯岸之勢。胡雷急令萬弩齊射，西船漸漸撐進岸上。之箭發如雨，點然隔河面。箭矢落空，將至三更，哨馬來報南宮括部兵已渡上流。胡雷大驚，抽兵去救。上流辛甲麾進諸船，一齊殺上東岸。南宮括引兵殺至胡雷，拍馬迎敵，戰不數合。辛甲之兵後攻胡雷，首尾被敵，正欲殺從僻路走入。負容城辛甲勒馬追及，大喊一聲，拖翻下馬。武王犬

無中生有風

駕亦渡黃河。辛甲解胡雷來見子牙，子牙斬却。令辛甲速進兵攻渑池。城渑池城主秦敬聞知，大驚，堅閉不出。打書入洛陽，問徐蓋求救。西兵攻有不息。城池將陷，秦敬驚懼，日思無計。渑池城東有軒轅廟，傾頽冷淡，廟中有木刻千里眼，順風耳。二小鬼乃托物為人前見秦敬，曰：吾乃城東小民，頗能武藝。今西兵攻城，聞主公欲降小民，愿出力解圍。敬曰：汝姓甚名誰？二人脫虛報曰：小民姓高，名明弟，名覺。至親兄弟，敬賜盔甲，令其演武。百般兵器，慣習如飛。秦敬大悅，即令掛左右牙將之牌。部兵出敵候，在解圍之後。申奏商王，加封官職。二將領兵出城，辛甲南宮括列

北平川

開陣勢。以備廝殺。二將更不打話。拍馬殺入陣中。辛甲畧抵數合。力不能支。南宮括拍馬夾攻。刀法又亂。祁宏尹逸見前鋒不能抵敵。雙馬一齊殺出。高明高覺馬膊相挨。左衝右突。西兵披靡。敗入本寨。堅守營壘。共入中軍。告曰。高氏二將英勇出群。非設奇計。不能打入澠池。子牙大怒曰。吾兵尚欲直攻朝歌。掃除無道。今攻一小城。何請設計。喝令斬却辛甲。諸將力保。子牙限三日不能攻。破城池。梟首示眾。辛甲唯唯而退。子牙即令殷郊雷震各引本部伏於澠池城下。候在辛甲殺敗。高明兄弟追趕。許爾殺入城中。二將領計而去。次日辛甲改換盔甲。抖擻精神。引兵挑戰。

高明兄弟果然殺出。四馬戰上十合。南宮括偷射。箭有法快石高明右手接箭。左手挽弓射回。又戰十合。辛甲按住剛刀。取出流星銅槌。偷打高覺。以刀隔退。大殺一陣。二將力乏。又不能抵敵。馬逃回。高明笑曰。汝有埋伏。吾不能起矣。二將不知其故。雷震殷郊歸告子牙。子牙驚曰。莫非爾等洩我兵機乎。二將曰。並無此失。子牙默思良久。正欲設計。忽報高明使者遞書到。子牙召入。其卒手持一牌書。兩行曰。姜尚不必深思。苦索汝之淺謀。皆在吾之胸臆。若不解圍。速退五萬精兵。片甲不遺。子牙讀之。叱退小卒。大異曰。此非魅邪。是夜仰觀澠池內妖氣湧湧。即取照魔鑑引之二將。

流怪中
說出要
可入是

果然露出本相。子牙笑曰：「原來是此二畜生也。」諸將請問曰：「是何怪也？」子牙曰：「東海度朔山有大桃樹，其根蟠屈三千里，其柯向東北，號曰鬼門，乃萬鬼出入之所。有四神：一名神荼，一名鬱壘，二人性能執鬼，又一名千里眼，一名順風耳，能觀聽千里之外。千里眼二神，監察遠方邪鬼神荼、茶二神，卽收而斬之。後軒轅黃帝令民間畫神荼鬱壘二象懸于門首，以壓百邪。又刻千里眼二子於神廟，以察百邪。此乃千里眼二畜生也。」諸將曰：「然則何計可破？」子牙曰：「吾若設計，彼必聽見，不能得破，卽召殷郊、雷震二將，密囑其計。雷震受計而出，次日子牙親出陣前，大叫高叫兄弟何

不出馬打話。高明曰：「釣魚野夫見識焉能為吾之友。」子牙曰：「你武藝頗高，吾今排下一陣，你敢來打陣乎？」高明曰：「你且排下陣，吾觀看。」子牙卽將各寨士卒，分爲九隊，開八門內，設日月二宮，星辰垣位，又令南宮括、姬叔度、祁宏、尹逸、谷引四十九名壯士，分作四隊，排列紫薇垣之四方，以按二十八宿。又領雷震着青袍，執銅槌，殷郊着紅袍，帶火箭，立于天門左右，以按雷電二神。又令太顛、武吉、閻天、辛甲、姜文煥共引三千四百旗手，旋遶陣內，以按五行二十四氣。高明看見，謂高覺道：「老賊排下天陣，又以旗鼓襍處，以映吾之聞。」見高覺曰：「然則當從何門打入？」高明直取天門。

雷震

大呼高明識吾陣。平。高明出馬。此乃

天陣焉有不識。子牙曰。敢打陣乎。高明曰。破此天陣

則猶反掌。焉為不敢。遂引高覺拍馬殺入天門。子牙

將太白之旗一麾。諸將金鼓亂鳴。旌旗雜舞。九宮混

亂入宮。改變高明弟兄。欲尋武王之座。陣中昏黑。左

衝右突。不能得出。欲舒千里之眼。則旗旛掩映。不能

得見。欲開順風之耳。金鼓亂振。又不能聞。自辰至午

困於陣中。子牙指麾諸將。殷郊連放數枝火箭。高明

高覺將靈本相雷震輪起銅鑼。望高明一打金光散

亂。二將乘空而走。諸將亂殺一陣。遍尋不見高明兄

弟子牙。急令乘勢打入滎池。秦敬聞高明兵敗。大驚

無措。即欲從西門走入洛陽。辛甲追及斬之。西

城收其府庫。出榜安民。忽報城東軒轅廟有木刻一

小鬼。俱被劈去頭顱。子牙曰。端的是此二畜生耳。即

令焚却破廟。大兵望洛陽而進。先是孤竹國王有子

子長名伯夷。幼名叔齊。叔齊賢其父。欲立為君。及父

卒。叔齊以天倫為重。讓伯夷。伯夷以父命為尊。讓叔

齊。二人相讓不已。俱逃歸周。西伯侯乃待其為大賢

處。居洛陽城。至是武王車駕到洛陽。兄弟二人乃叩
武王之馬首。拒諫于前。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
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武王心知其賢。人亦不致
罪。左右欲殺夷齊。太公曰。不可。此義人也。命左右扶

無中生

而去之武王伐紂有天下伯夷叔齊耻食周地之粟
乃隱於首陽山採蕨薇而食作歌曰

登彼西山兮採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
神農虞夏忽焉沒兮安適歸矣吁嗟徂兮世之衰
矣

批 畢竟史筆與傳亦迥別

後遂餓死于首陽山後人有古風以弔其義者今並
錄于此云

商澤涸商民苦萬狀呻吟思樂上獨夫之心日益
驕周家沛作援民雨噫嘻此心將何舉諄諄秉義
留車與成涉宗廟已丘墟收羽藏身隘周粟君不

見首陽山下人至今千古揚芳譽

子牙收拾洛陽城

却說洛陽城乃徐方徐蓋兄弟爲守蓋有二子長曰
昇次曰變俱有智勇兄弟正在堂上議戰守之策忽
衙卒報曰西兵五十萬戰將一千員今出潼關泉高
明之弟兄逼渑池殺秦敬大軍已至洛陽城下徐方
聽罷大駭曰誰人前去敵住西兵其弟徐蓋出請兵
愿往徐方與軍五千令左右從其出城太公聞洛陽
城中徐家父子兵強不可輕敵乃傳令命祁宏高毀
以下六隊之兵各執青黃赤白黑五色之旗各披五
色之衣擺下一陣名曰六甲神陣命南宮括引戰徐

蓋將陣勢擺開倚父子之兵更不打話手持長鎗直望南宮括殺來括卽詐敗走歸本陣徐蓋追入陣內太公用旗一麾六隊精兵混作一團將徐蓋圍在垓心徐昇徐變正欲望陣殺去以救其父却被殷郊邀其來路二子忙奔歸城告伯父發救兵徐方不許徐昇兄弟怒髮衝冠曰我父爲朝廷受困不念弟兄之情亦念朝廷之難何故不發救兵以救我父昇變遂擒徐方來見太公獻了洛陽城太公擁武王車駕入城斬了徐方釋却徐蓋之父子加封官職大軍遂進汜水關令人報與關王九項得知九項只欲堅守出具表入朝歌取救忽堦下一人身長九尺腰闊十

卷之八

像片氣

圍怒目填胸而進曰大丈夫當橫行天下與國家出力奈何欲效兒女子縮首待擒哉衆視之乃東海人氏姓烏名文畫能在陸地行舟勇名蓋世九項曰吾聞西兵有姜尚獻謀殷郊効力其兵自出岐州一路破竹而下今以區區小關之衆欲抗三十萬雄兵何啻以孤羊投群虎哉文畫口關主何壯他人志氣而滅自己威風文畫視姜尚殷郊不若肌上之肉汝堅意不出文畫自出乃大言罷遂單馬殺下關來九項只得點兵隨助西兵先鋒南宮括橫眉怒氣欲攻關城只聽一聲鼓響舉頭一望烏文畫吶喊連聲從關上殺奔其人雄威壯大鎧重袍新手橫丈八蛇矛身

坐千里追風。昂昂凜凜。南宮括自思岐州以來。一路如風。偃草。並無對手。今日此漢想是勅敵抖擻精神。前問來者何人。文畫曰。豈不識吾。陸地行舟。烏文畫也。南宮括更不打話。輪起神斧。直取文畫。文畫舞動蛇矛來刺。一箇渾如鬧天宮之華光神。威凜凜。一箇渾如混世界之魔王。怒氣冲冲。一來一往。兩馬相爭。鬪上六十餘合。南宮括神威少挫。西兵陣上突出辛甲。接出兵威好箇烏文畫。真蓋世之英雄。又與辛甲鬪上四十餘合。並無惧色。正所謂越殺越有九越黨。越精神。辛甲心下思量。此人鎗法精神。不能抵敵。當以鐵箭除之。佯兵敗走。文畫勒馬後追。辛甲按住剛

欽定四庫全書

斧。挽滿月。一聲弦響。一箭正中。文畫心胸。文畫眼

力高強。翻身一閃。接住鐵箭。辛甲連發二十四弦。都被文畫左閃右避。盡行收了。文畫自思平生未遇此敵手。乃佯馬敗歸。辛甲拍馬忙追。文畫按住蛇矛。從按心甲內取出流星銅鎚。認着額門回頭一打。却被辛甲用刀一隔。鎚落空塵。文畫速放五鎚如星趕月。沉西兩下。鳴金收軍。各歸本寨。南宮括與辛甲來見太公。俱述交鋒之事。太公曰。此人可以計破。不可與之抗力。令退歇息。再作區處。次早太公升帳。聚集諸將。各分付畢。復命辛甲為引戰。諸將各受命而行。太

三變千

一何按
宋何味

無原

公與武王乃在鷄鳴山頂。以觀斯殺。次日辛甲領五千兵。離汜水關南鷄鳴山下。擺開陣勢。令士卒大罵。烏文畫果引精兵前來。謂辛甲曰。昨者不是日色。西沉。難饒你命。今日又敢出馬。辛甲曰。不必多言。今日與你決定雄雌。二人拍馬相持。鬪上五十餘合。自辰至未。不分勝負。諸般兵器盡皆比試。將及申未。辛甲伴馬望荆索谷而走。文畫以其力弱。不能支抵。加馬後追。辛甲且戰且怯。引至谷內。時紅日沉西。東山月。上文畫追之不及。正欲勒馬收軍。太公從鷄鳴山上將旗麾動。谷口將士盡用木頭大石塞斷歸路。紅光一起。四圍山上火勢連天。文畫進退無路。本部五千

兵卒盡燒死於荆索谷口。此是太公先排下火煉。爐之計。以待文畫也。後人有詩為証。

陸地行舟倚勢強

橫行西陣莫能強

子牙一試洪爐火

蓋世英雄爛額亡

西兵回攻洛陽。尤項聞文畫敗死。開城出降。武王駕入洛陽。賞勞諸將。出榜安民。大兵逐渡孟津河。在河南孟津縣。畢竟後事如何。

批 收拾得盡

孟津河白魚入舟

先鋒剗建大舟。接武王之駕。駕至中流。忽有白魚長竟八尺。躍入武王舟中。子牙曰。此吉兆也。即令取之。

此平川國志傳

駕登東岸。屯營下寨。是夜又有火光一派。自上而下。流行而復於武王之屋。頃刻又化爲烏。其聲臭其色赤。各寨俱各觀見。次日子牙進賀。武王問此。王何吉。子牙曰。白者。商家正色。舟者。國家之義。白魚入於王舟。此天命歸周之兆。火赤者。乃周家正色。火烏復於王屋。亦周室當興之兆。是以進賀。武王大喜。諸侯聞西伯伐商。皆不期而會於孟津。武王停駕俟候。不數日。陸續而至者。八百餘國。皆獻玉帛。而告武王曰。商德滋昏。侯伯合宜征之。以救下民。於是武王將諸侯之兵。分作八隊。前後相顧。緩緩而行。子牙之車將行。忽起狂風。飛砂走石。拔木揚塵。將子牙之蓋傘吹折。

定何是

其柄。衆皆驚懼。武王望見。急令前鋒旋師。諸侯請曰。侯伯出岐州。一路無敵。焉可因一陣之風。棄商不伐。武王曰。汝等未知天命耳。即日班師。退修德政。諸侯各各辭歸本國。不在話下。却說紂王內嬖妲己。外嬖費仲飛廉。宴遊不息。群臣緘口不諫。武王出兵。一路告急表章。連次不息。費仲截下。不以奏聞。及兵至於孟津。費仲驚懼。始奏紂王。紂王大罵。豎子。焉敢興兵犯上。遂調飛廉費孟雷。開督兵五十萬。生擒姬發。邊臣奏姬之師已退五日矣。紂亦令三將直追入岐。勦滅西鎮。然後班師。群臣皆曰。大王不務令德。偏信讒佞。繁刑重斂。苦虐生民。姬發乘父遺業。廣布仁政。天

下三分。生民西歸其二。此來正欲救民撥亂。所以大
兵一出。四方嚮應。大王正宜省修明刑。除去讒佞。焉
可興兵以攻岐哉。紂王默思半晌。令費孟領兵五千
出守潼關。又令雷開沿路增修營堡。以守澠池。二將
領兵出朝。遂與妲己宴於摘星樓。絲竹管絃樂音不
絕。妲己見紂頗有不樂之色。復令宮女脫衣戲于酒
池。百般呈戲。紂終不悅。妲己曰。大王欲觀孕婦乎。紂
但點額。妲己即令費仲收數十孕婦。剖胎於樓下。紂
又不悅。妲己曰。大王莫非欲觀斬前脛乎。紂亦點頭。
妲己復令費仲收老幼百姓三五箇。斬脛于樓下。紂
又不悅。妲己即令擺駕出獵。紂告妲己曰。寡人今日

實不欲獵。妲己曰。大王有何不樂。小妾愿聞。紂曰。西

伯侯姬發興兵五十萬。打出潼關。殷郊姜文煥盡皆
拜降。海內百姓三分而得其二。所以寡人深憂不樂
也。妲己曰。何不發兵出敵。紂曰。姬發之兵已退。但百
姓逃亾者至今不息。妲己曰。百姓既叛。大王而西投
者。皆由刑罰輕薄故也。大王宜遣衆使查考各方百
姓。西投者收其宗族而滅之。則民畏懼而不亾矣。紂
然之。遂遣飛廉惡來彭矯方相四臣循行四方。查考
逃亾。比干膠鬲皆諫不可。紂王叱退二臣。遂與妲己
並車出獵。箕子嘆曰。社稷傾如朝露。尚且遊宴不止。
即具表追至離宮。時蜚廉解到逃民六十五戶。共計

二百七十餘口。紂問妲己。要加何罪。妲己曰。男子投下。薑盆。女子丟入酒池。紂卽施行。男女號哭。聲振天地。箕子止住監狎。遂入奏曰。

臣聞禹王有訓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其酒嗜音。峻宇雕墻。有一於此。未或不亡。今大王內寵妲己。荒于色也。外獵不息。荒于禽也。長夜宴飲。荒于酒也。淫聲邪樂。鼎沸靡靡。其于音也。高建樓臺。竭民財力。峻宇雕墻也。夫禹王以六事訓乎子孫。言有一於此。未或不亡。况大王兼犯六者。而又剖孕。斬脛。炮烙。隄民者乎。夫民猶赤子也。慈愛保惜。尚恐不悅。焉有慄酷煨煉。而能得赤子之懽心乎。今西

伯行仁。大王行暴。百姓棄暴投仁。必然之理。大王正宜率德改行。遷善去非。然後可振朝綱。可復亡民焉。可又將數百民戶。投于極刑乎。此臣痛爲社稷驚危。故獻此言。望乞納臣之語。准臣之章。實爲社稷萬幸。

批 句 刺 骨 字 傷 心

紂王覽罷諫章。本欲加刑。奈是伯父。喝令囚箕子於南牢。有再諫者。斬群臣。諫曰。箕子乃皇伯至親。有罪不宜囚辱。紂赦箕子。箕子出離宮。卽佯臥于地。披頭散髮。自哭自悲。妲己曰。箕子妄毀大王。何不斬之以示衆。紂令費仲捉箕子。而箕子蓬頭跣足。嘔血不止。

費仲押見紂王紂見箕子或啼或哭語話顛狂紂曰此廢棄至殺之何益遂放之箕子即佯狂爲奴隱而不出王子比干嘆曰君主有過爲人臣不盡死而諫其其陷害生民則百姓何辜乃直具紂王殺后謫太子嬖妲己陷百姓數十件以進之紂王大怒喝令斬之妲己口妄聞聖人之心有七竅試剖比干以視其心何如紂然之即殺比干剖視其心百姓聞知莫不哀痛微子嘆曰父子有骨肉之親君臣有合義之宜故父有過子三諫不聽則號泣而隨君有過人臣三諫不聽則其義可去今商王殺親戮戚拒塞諫諍吾不早去則成湯之祀絕矣遂密投宗廟中抱祭器出

評定

奔外國後孔子嘆曰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而死殷有三仁焉朱子曰三子之行不同而同出於至誠惻怛之意故不拂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也故同謂之仁潛淵讀史至此有哀三仁詩曰爲何披腹懇忠誠

披髮佯狂歸遁後

生生充滿一腔仁

右哀箕子佯狂詩曰

逆耳忠言匪不知

人臣冒陷職當爲

剖心去後竟何在

只有清名耿落暉

右哀比干剖心詩曰

人臣以義事君王

義不合兮止自傷

抱器他時存祀典 以仁濟義兩生光

唐賢李翰先生有太師比干讚曰

全驅非仁 蹈難非知 死於其死 然後為義

忠無二體 烈有餘氣 正直聰明 至今猶示

咨爾來代 為臣不易

又唐賢賈先生有微子啟之讚曰

天革元命 皇符在木 吾天降災 上慘下黯

人怨神怒 川崩鬼哭 赫赫周邦 如臨深谷

湯矣微子 逢時顛沛 居亡念存 處否求泰

諫以明節 仁以遠害 作誥父師 全身而退

龍戰于野 鳥焚其巢 桓桓周王 奄有商郊

讀音淚
下淋潛

面縛就執 牽羊接庖 祀商修器 啟宋分茅

嗟爾宋人 來蘇是仰 穆如雨潤 霽若春養

以戴以翼 是宗是長 茫茫舊封 千載餘響

我來祠廟 永挹遺芳 荒階蔓草 古木垂雲

惆悵象賢 徘徊日照 鐫石紀德 用流斯文

非不見
非不
忌憚

當時商王無道每賴三子諫諍所為頗有忌憚及三

子或逃或死紂益為暴無所不為群臣上表辭官甚

衆朝中獨有費仲蜚廉專權日以諂佞為事而紂王

終是迷於酒色不理國政萬民怨望忽日紂王升殿

問於群臣曰屢有西兵犯界邊關報急此事若何費

仲出班奏曰前者姬發逆天行師不能成事班師而

此平列國志專

還爲料子牙善於調理必有東征之謀望大王速遣
良將把守潼關其兵若欲再來終爲國家之患也紂
王笑曰貨卜村夫雖有百萬之師何能成其大事言
聲未了哨馬前報傳上金鑿言西伯侯太甲自出岐
州如水衝沙似風送箭一路關隘盡被打透斬軍縛
將不記其數今大將軍渡孟津河矣紂王聞西兵將
渡孟津始有懼色於是聚集文武以議迎敵之事費
仲奏曰我王不必憂慮臣舉五將率大軍前去則可
退矣紂王問五將是何人仲奏曰殿前左衛龍驤將
軍鍾士才右衛龍驤將軍史元格中軍都護姚文亮
中軍指揮使劉公遠殿前中衛都指揮使趙公明請
寨於河社令保駕將軍南宮括散宜生同移武王中
是紂王宣此五臣各賜金花御酒令趙公明爲都督
親率大兵二十萬前抵孟津河各謝恩出朝不知勝
負如何。

批 誤國之臣出口如此
太公遺計收五將

却說五將引兵直抵河邊下寨先令小卒遞書與太
公次日決戰太公得書傳命前部先鋒量敵交鋒次
日兩軍初戰不分勝負趙公明乃移寨屯於戰船之
上欲用水戰以遏西兵哨馬報其事與太公太公乃
令左翼將軍祁寒右翼將軍高毀二人各領本部移

王點十萬與此五將前去。管取西兵取盡掃除之。於寨於河口。旦夕令中軍作樂飲酒。並無鬪意。却說商將趙公明見西兵數日不動戰鼓。以其不慣水戰。不敢出陣。乃令哨馬探之。哨馬回報說西兵中寨令屯於河口。朝夕作樂飲酒。不知爲何。趙公明言曰。此疑兵之計。欲我兵少急。彼即出戰。然彼姜尚才能。怎掩我來。遂傳令諸將。今夜披掛。准定三更上岸。殺入中寨。擒了姬發。則西兵不攻自走矣。於是史元格爲先鋒。鍾士元。姚文亮爲左右翼。前去劫寨。劉公遠。趙公明只守水船。時夜三更。二將引兵上岸。悄無人聲。三將馬膺相挨。殺入西兵中寨。只見四壁無人。見杯盃

非停

偷營劫寨

盤饌。飲酒堆筵。三將相謂曰。我等至此。腹空力竭。宜盡將其酒肉飽食。一食然後擊鼓搜營。三將歡喜。以爲天賜飲食。以助氣力。飲食未訖。只聽一棒鎗聲。西兵四面殺出。其三將方且嘔心噴血。如醉如痴。顛倒不知人事。盡被西兵綁縛。太公傳令不許放走一箇商兵。諸將盡解見太公。太公命一起降卒。汝等能奉吾命行事者。厚賞。如不遵者。悉斬首示衆。衆士卒皆唯唯。愿從命。聽調。太公乃命一起降卒。詐報趙公明。劉公遠云。彼三人已劫了西兵中寨。縛了武王。請你等速部兵來接應。一起降卒得命。直投本寨去。時正五更。天色朦朧。一將在船上探消息。得聞打聽。卒報

此平川國志

知便點兵上岸前來接應。行不上五里程途河北寨內衝出祁宏高毀蘆花岸畔。突出殷郊兩兵截住歸路。趙公明劉公遠知墮其計。正欲抽回南宮括散宜生從後殺來。四面八方盡是西兵。捉住二將解見太公。太公教取出三將同斬前三將。已先被毒酒醜死。太公令將趙劉二將縛於河中溺死奪了。商兵船隻渡了孟津河時春三月戊午日也。原來太公設下此宴以擒商之五將者。號作將蝦餌鯉之計。當時有詩為証云

姜尚神機絕世奇

商臣淺見豈能知

分明設下釣魚餌

不動鎗刀破五尸

受受之
牌正正
之旗

大軍渡河下寨太公傳令今我兵已近朝歌不可輕進諸將務要依山靠水扎寨屯營如有違令輕進者斬首示眾於是太公排下五營各作五武寨

第一營正先鋒南宮括屯下廣武寨

第二營左翼將軍高毀屯下

第三營右翼將軍高毀屯下

第四營左翼保駕將軍南宮列屯下各

第五營右翼保駕將軍散宜生屯下各修

武寨按甲休兵命太公令使者遍書到朝歌數商

辛十罪却說紂王升殿有趙公明手下殘兵回報五

將盡被西兵所擒大軍已渡孟津河下寨紂王失色

王與群臣議取戰守之道忽有近臣奏曰西伯侯元

師姜尚有書到紂王傳旨宣入。令近臣讀其書曰。

尚聞三皇立極。五帝承宗。未始不由以仁義而基天下。是故唐堯不下堦而治。虞舜惟垂拱而理。夏禹聞善言則拜。成湯立賢士無方。是皆以心傳心。允執厥中。所以天理合而人心順。萬民安而諸國朝。逮至商辛。不繼先王之德。惟行若虐之政。據汝之德。則無分毫數汝之罪。過於十件。其一殺皇后。逐太子。殄絕三綱。其二建臺榭。廣沙丘。苦虐萬民。其三以酒爲池。以肉爲林。傷生害性。其四蠱盆之張。炮烙之建。慘酷刑人。其五剖賢人之心。斬朝涉之脛。滔天之惡。其六破孕婦之胎。囚姜里之獄。恃

初有補

地之寃。其七欲亂黃飛虎之妻。君臣倒置。其八醢醢伯邑考之醬。父子參商。其九不敬天地。以致水澇災旱。其十不重民事。以致罷業荒農。是皆內惑姐己之淫。外遮費仲之佞。日滋月甚。穢德不悛。今西伯侯奉天明命。以興問罪之師。出岐州濟孟津。河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而過潼關屯牧野。豪傑不檄而從者無窮。豈非天命人心。惡惡歸仁乎。今令星使遞書。先達理合。束手出城。與親待罪。別立新君。以應天人。庶免成湯宗廟。不作丘墟。片言違忤。挫入朝歌。寸戮不仁。以謝天人之恨。只此先達草草不書。

七平川月

某年某月某日征商大元帥姜尚書

近臣讀罷紂王大驚言曰事已至此誰人與朕領兵前去退敵西兵兩班文武喪形失色皆無所措紂王又無數次費仲出班奏曰臣保一人領兵前去迎敵西兵紂王曰卿所保誰人費仲曰此人乃是中軍都虞侯崇應彪即崇侯虎之子也大王可拜應彪為征西大總兵親發精兵八十萬與之此人必能破得西兵矣紂王依其所奏封應彪為征西大將軍以彭舉為先鋒彭矯彭執副之以薛延陀申屠豹為左右翼大發精兵即出朝歌以拒西兵不知後來勝負如何

此皆迷至此也之候矣

紂王拜將征西

非列五

系雖星
命何如
人心何

却說崇應彪次日升帳傳令兩諸將曰吾聞西帥姜尚謨謀用兵神出鬼沒又加以殷郊雷震之智勇絕倫諸將務宜遵吾節制不得輕舉妄動以挫兵威如違令者斬首示眾諸將皆唯唯遵其約束崇應彪又曰吾觀西兵屯下五武之寨甚有機變今令我兵亦要屯下五星之寨以遏其銳氣第一營前部先鋒彭舉屯下名土星寨第二營左翼將軍薛延陀屯下名火星寨第三營右翼將軍申屠豹屯下名水星寨第四營左帳中護將軍飛廉屯下名木星寨第五營右帳中護將軍蔚遲桓屯下名金星寨

種間氣
定智勇
地勢
維權有
勢筆底

分付既畢。令小將校下戰書於西帥帳下。約次日在
牧野決定輸贏。却說太公升帳。東兵戰書投到。太公
讀罷。嘆曰：崇應彪豈敵吾哉！遂令前鋒度量兵勢。取
勝回報。次日兩陣對圓門旗開處。東兵搶出先鋒彭
舉。西兵擁出先鋒南宮括。東兵左右翼者。則是彭執
彭矯。西兵左右翼者。則是雷震。殷郊各各人威馬壯
盛。甲精明通。罷姓名更不打話。二馬相馳。鬪上十合。
不分勝負。只見西兵右翼雷震挽弓架箭。射中彭舉
坐馬前蹄。馬蹶前足。彭舉落馬。東兵彭矯正欲前救。
却被殷郊大喝一聲。斧隨手落。彭矯已先被劈下頭。
來南宮括用鎗刺殺彭舉。彭執見二兄弟俱被傷。亾

拍馬衝入西陣。被西陣上三將圍住。鎗刀亂刺。彭執
亦死於陣中。西兵掩殺一陣。東兵前部先鋒共三萬
餘人。殺得屍橫牧野。血溢河津。止留二三千帶傷敗
兵。殘卒投本寨而去。西兵乘勢欲攻大寨。太公節制
已到。鳴金收軍。却說東兵殘卒回報。崇應彪應彪大
怒曰：貨卜村夫馬敢挫動我前鋒。斬我之三將。傳令
諸將披掛。率大軍前進。掃除西兵。片甲無還。方顯吾
之智勇。倘有士諸將校。諫曰：小若不忍。則亂大謀。今
西兵深入我境。輜重糧草不赴。我師只要堅守。不出
老其將士待彼糧盡退兵。我師從後掩擊。則姬發姜
尚之首自懸于帳下矣。總兵何耻。一小戰遂欲敗其

大事耶應彪不聽遂發兵挑戰太公聞應彪出陣乃推坐下車綸巾羽扇親自出前來遙謂崇應彪曰將軍少知天命識時務之英雄今商王無道之甚西伯侯奉天命興兵伐之將軍何不棄暗投明前來納降以圖富貴反成爲彼率軍爲敵也應彪聞太公之語鼓掌大罵貨卜村夫商王無負你之處你却背恩負義動兵以犯君上若不下馬受吾綁縛以見商王定教你日下受殃太公曰不必多言汝旣爲主將識吾陣乎應彪曰你五武之寨乃按五虎靠山之勢何如不識太公曰汝旣識陣勢你敢破吾陣乎應彪曰商王拜我爲大總兵尚欲擒汝等而歸又何不敢打陣

哉於是應彪怒氣冲冠輪動大刀且奔西陣中來太公以羽扇從車上指揮諸將五寨衆將一齊殺出將應彪活捉前來見太公太公數其罪而斬之東兵左帳中護將軍飛廉見總兵被捉拍馬衝入本陣太公又指麾諸將將五陣擺布八卦之陣飛廉入陣心荒膽落忘其歸路又被殷郊捉送太公太公命推出斬之東兵陣上有大將方相見二將被捉乃橫鎗拍馬不來打陣直投入武王中寨左衝右突見旁無人持起手中長鎗望武王背後一刺紅光燦爛八爪金龍出現遮住武王車駕方相大驚正欲抽鎗回馬左邊衝出保駕將軍散宜生南宮括齊聲大喊方相措手

還說硬
可嘆

不及。被眾將活捉來。見武王。武王欲釋其罪。太公不可。命推出。斬之。止留得方相步卒。不上數十回報。朝歌紂王大驚失色。謂群臣曰。誰敢出馬。迎敵西兵。得勝加封官職。兩班文武各各默然無語。獨有費仲出班奏曰。臣雖不才。愿領精兵出城。若不活捉子牙。勦滅西兵。誓不回軍。紂王大悅。即賜精兵八十萬。出敵西兵。費仲非能慣戰之將。奈受紂寵。只得勉強領兵出城。西兵聞知。列開陣勢。眾視之。乃是詭佞費仲也。散宜生按住剛刀。大罵蠹國老賊。尚敢出馬。與吾爭長。早若離鞍下馬。受降。綁縛解見武王。梟首示眾。費仲聞言。更不打話。拍馬直取宜生。二將戰不上數合。

快

費仲大敗。不能抵當。正欲走入朝歌。却被南宮括喊一聲。截住歸路。二人戰上數合。被南宮括將九節銅鞭望費仲中心一打。嘔吐鮮血。不止奔入皇城。太公傳令。叫諸將不得休兵。乘勢殺入皇城。活捉紂王。併妲己等諸將。得令人人搶進。箇箇爭先。却說東兵陣上。雖有精兵八十萬。皆怨商王之殘虐。連損三將。東兵皆無鬪志。倒戈自相攻擊。以至血流漂杵。又且朝歌百姓久怨紂王之虐。一聞西兵入城。鼓舞歡欣。一如大旱之得甘露。赤子之見父母。各各牽牛擔酒。爭來相勞。是以武王之兵。直奔朝歌。無所阻攔。如入無人之境也。却說紂王自敗兵之日。奔入皇城。至甲

七

子日聞城已陷手足無措急宣羽林神策等衛諸軍
護駕時諸衛軍兵皆無奮力厮殺自相踐踏文武各
相奔竄死者屍橫殿陛不計其數紂王知大事已去
不能保身乃舉火燒焚宮室自登鹿臺身衣寶玉投
入火中而死時春三月之甲子日也後人有詩一絕
云

玉食錦衣黃帝居

九重尊寵鎮天衢

只因侈肆殘民政

投火昆虫反不如

批紂以甲子之肉以甲子興

太公滅紂興周

大曆

太公傳令休要走了奸臣費仲淫妃妲己拿得者重

照應

賞其功賣放者同坐其罪諸將得令人人爭尋妲己
與費仲不知其所只有殷郊太子原在國家之內其
宮室樓臺閑遊慣熟知妲己只在摘星樓妲己見官
中火勢漲天正要起一陣怪風化作金毛狐子而走
却被殷郊見其本相不能變動那殷郊與妲己之仇
正是不共戴天之冤怎肯干休妲己見殷郊忿然奔
至抱頭歛膝正欲投下摘星樓殷郊大喝一聲輪起
神斧一劈金光燦爛冷風逼人殷郊知其為怪按下
神斧將妲己揪向太公帳下却說費仲見宮中火起
投後宰門而出却被雷震喊聲活捉亦解至太公帳
下太公請見武王曰商辛無道皆由妲己費仲之所

致今商辛自死。此三人不可輕戮。要建法場於朝歌市上。審問明白。分解其屍。與民快樂。于是武王太公及文武群臣。請于法場。數妲己費仲之罪。令劊子手先斬妲己。妲己顏容精媚。劊子不忍斬之。太公命斬劊子。換過斬官。其次斬官亦愛其儀容。不忍殺之。太公又命斬其劊子。如是者三次。劊子俱不忍殺。妲己而自受戮。太公曰。吾聞妲己乃妖類。必得其形。然後方可除之。令左右懸起照魔寶鏡。以鑑之。妲己乃露出本相。却是九尾金毛之狐狸。咆哮于場上。太公命曰。誰人速代我除之。殷郊跳出。大喊一聲。手起斧落。斷其狐狸。以為三截。太公命將綿纏費仲之臍。燃于

市上。以快民恨。又殷朝自成湯傳至
六百四十四年。謚法所謂殘義損善。曰紂。史官有詩為證云

成湯祝網德聲揚
六百乾坤傳及紂
放桀南巢正大綱
誰知付與武周王

又東屏先生有詩云

苦陷忠良惡不悛
惟耽妲己信讒言
黎民不道君王死
反向天街鼓舞歡

又有五字詩云

天喪商辛業
敵兵盡倒戈
積山屍遍野
漂杵
奇法
誰吟凱捷歌



